

乾
象
通
鑑

乾象通鑑卷第四十二

河間府免解進士 日字 季奉

聖旨編

列舍南斗後論

歲星犯南斗

熒惑犯南斗

鎮星犯南斗

太白犯南斗

辰星犯南斗

客星犯南斗

彗星犯南斗

孛星犯南斗

流年犯南斗

雲氣犯南斗

歲星犯南斗

天文錄曰歲星守犯南有赦有德令在斗則君賞賜
天文總論曰歲星經南斗得度其色光潤明大則國
有福大豐稔如其星有變失則其分有憂

李淳風曰歲星犯南斗者有大赦

陶隱居曰歲星守南斗經六十日則有臣增受爵祿
若久守斗則水災

石中歲星久守南斗則穀貴

荊州占曰歲星入斗二十日已上至二百四十日王者
有德忠臣用若犯守南斗大臣有逆謀

陳卓曰歲星入南斗魁中央留二十日已上卿相有殃

郝萌曰歲星入犯南斗百日兵用大臣死者退行而
守斗其國有兵客軍敗又曰歲處斗東鳥多死處
南斗南人多病寒熱處斗西虎狼多傷人處斗北
不利小兒歲旱年多死又曰歲星逆行斗其君賞
賜非其人

荊州占曰歲星居南斗俱明天下有年五禮興若旣
去而復還居之久不易其色常光明者天下同心
武密曰歲星經南斗魁失道者死又曰歲星經斗吳
國福大熟

李淳風曰歲星入南斗有大赦若乘凌南斗大臣有

伏誅者

石申曰歲星守南斗大臣受封若逆入南斗魁中大
臣謀叛兵起水災米貴

唐肅宗永泰元年十二月甲寅歲星合于南斗二月
河陽軍亂逆常休明三峽州軍亂逆李國清

唐代宗大曆十年正月甲寅歲星合于南斗占曰有
亂兵至三月甲午陝州軍亂逆觀察使李國清縱
兵大掠一夕方定

梁高祖開平元年四月甲子即位先是唐乾符中歲
星入南斗晉國公王鐸閤門太子詹事遷尚日昃

何祥也。尚曰：歲星入斗，帝王之兆。歲星在斗下，於文爲朱，字當朱氏王天下。木數三，其應在三紀至是果應。

熒惑犯南斗

天文錄曰：熒惑守南斗二十日，羅貴有大赦。若守四十日，則有德令。

天文總論曰：熒惑犯南斗有赦令。

陶隱居曰：熒惑守南斗，其國有兵相出。

武密曰：熒惑守南斗，有破軍殺將，道路不通，丞相有事。若既去而復還，居之宰相死。又曰：熒惑守南斗，

為亂為賊為兵若久留之災甚

石中曰熒惑入南斗内外有謀

却萌曰熒惑過南斗出南斗上行天子憂出斗下行
臣有憂又曰熒惑留斗無功者賞

黃帝曰熒惑守南斗糴貴守七日已上太子疾十二
日已上庶人當之

海中占曰熒惑守南斗旱多火災若逆行斗天下驚
若舍斗環繞成勾已者太尉上卿宰相憂

卻萌曰熒惑逆行三至入南斗中其下國主死一日
地動嬰兒多厄關梁不通留二十日已上出復入

大人憂期五月

武家曰熒惑犯南斗多火災一日暴兵起

陶隱居曰熒惑入南斗兵起吳越人大饑

李全曰熒惑犯南斗破軍殺將

漢武帝元鼎中熒惑守南斗占曰熒惑所守爲亂賊
喪兵守之久其國絕祀南斗越分也其後相呂嘉
殺其王及太后漢兵誅之滅其國

吳孫權赤烏十三年夏五月日北至熒惑逆行入南
斗秋七月犯魁第三星而東晉春秋之逆行案占
曰熒惑入南斗三月吳王死一日熒惑逆行其地

有死君太和二年權薨是其應也

晉惠帝永康元年五月熒惑入南斗占曰宰相死兵
大起斗又吳分野是時趙王倫爲相明年篡位
太安三年止月熒惑入南斗七月左衛將軍陳耽率
衆奉帝伐成都六軍敗績兵逼來輿是時天下盜
賊羣起張昌尤甚

晉孝武帝太元元年四月丙戌熒惑犯南斗第三星
丙申又奄第四星占曰兵大起中國饑一日有赦
至升平元年五月大赦四年二月襄陽陷朱序沒
是後中外連兵比年荒險

晉安義帝熙二年八月癸亥熒惑犯南斗第五星占
日有兵至四年正月武陵王道薨五年慕容超復
寇淮北四月劉裕大軍討之拔臨朐又圍廣固槌之
後周宣帝大象元年八月辛巳熒惑犯南斗第五星
占曰南斗為壽祥至壬午以上柱國雍州牧畢士
賢為太師

隋煬帝大業九年五月丁未熒惑逆行入南斗色赤
如血光芒震耀長七八尺於斗中勾已而行占曰
有反臣道路不通國兵大起斗吳越分野後楊玄
惑反於越七月宇文述討平之

唐代宗大曆二年七月乙丑熒惑犯斗占曰爲越熒
惑犯之有兵辛未桂州山獠陷州城刺史李良通
去之

鎮星犯南斗

天文錄曰鎮星守南斗在陽則田則貴在陰則田宅
賤逆行南斗則地動王有賞賜

天文總論曰鎮星逆行犯南斗先水後旱守南斗則國
多義士大臣不安當有黜者

郭璞曰鎮星亂行入南斗其國失地動若無淫於樂
無見諸侯之客無出遊即止若逆行南斗地動賞

賜失一日女主賞賜失一日女主賞賜不當看出
入留斗中二十日已上不下必有大喪

荊州占曰鎮星守斗大臣叛又曰在斗陽田宅貴在
斗陰田宅賤又曰鎮星入南斗外國使來見鎮星
出南斗王遣使至外國皆期一月

荊州占曰鎮星入南斗中將軍戮若出復還將死之
司馬彪漢志曰鎮星入南斗中貴人將相死

李淳風曰鎮星守南斗先水後旱若守一旬當有暴
水出

武密曰鎮星守南斗君臣俱不安國臣有黜者

晉懷帝永嘉三年鎮星久守南斗占曰鎮星所居久者其國有福是時安東將軍瑯琊王始有楊土其年十一月地動陳卓以為是地動應也

太白犯南斗

天文錄曰太白入南斗則外國有使來見出斗則主遣使至外國皆期三十日守斗魁二十日則大赦天文總論曰太白犯南斗七寸以下者為陰乘陽小人在位

李淳風曰太白入南斗則天下受爵祿

陶隱居曰太白星守南斗執政臣為叛若太白與熒

或俱入南斗名曰爍必有臣子為逆久留祠遲事
大君經過速者禱疾事輕

石申曰太白守南斗大臣謀叛

武彘曰太白入南斗將相有黜者若犯守南斗國有
兵事若留守之破軍殺將若守斗七日夷狄來若
廟堂兵起

李佺曰太白守南斗將軍戮

吳孫亮太平元年九月壬辰太白犯斗國有兵大臣
有反者其明年諸葛誕反明年孫綝廢亮吳魏並
有兵事也

晉武帝咸康二年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因晝見占
日斗為宰相入楊州分金犯之死喪之象晝見為
不臣又為兵喪其後石季龍僭稱天王發衆七萬
四年二月自隴山攻段遼于薊又襲慕容皝於棘
城不克皝繫破其將麻秋并虜段遼殺之

晉元帝大興元年七月太白犯南斗占曰吳越有兵
大人憂至永昌元年三月王 率江荆之衆來攻
京都六軍距戰敗績人主謝過而已

後周宣帝大象元年九月己酉太白入南斗遺上相
柱國鄭公常孝寬為行軍元帥伐陳

辰星犯南斗

天文錄曰辰星犯南斗鄰邑有水守南斗五穀不成
天文總論曰辰星犯南斗大臣誅色黑小則其分憂
陶隱居曰辰星入南斗其分兵起人饑

石申曰辰星守南斗則水災

荊州占曰辰星守斗斧鉞用

陳卓曰辰星犯南斗其邦有兵喪若守斗萬物不成

五穀傷

石申曰辰星守南斗赤而有角天下敗白而大天下兵
郗萌曰辰星守南斗黑而小其下國亡有兵易政

石申曰辰星守南斗水災

唐文宗開成四年正月丁巳辰星合于南斗占曰有
兵喪改立王公次年正月辛巳上崩大明宮

客星犯南斗

天文錄曰客星犯南斗其國兵起入南斗則諸侯有
客來見天子者出南斗則天子使人之諸侯客星
色青皆言憂亦言兵黃言土功白言義黑言凶

天文總論曰客星入斗中七日不去則天下有赦不
出一年

武密曰客星入南斗其國外來降守斗則天下有喜

五穀大熟

甘德曰客星犯南斗其國必亂期一年

黃帝曰客星入南斗中三日不出道路不通貴人坐之
夏氏曰客星入南斗中諸侯相攻

郗萌曰客星入南斗多盜賊諸侯謀王者又曰大旱
宮廟多火災官兵憂民多病若赤白星出魁中將
死宮室兵起出魁斗中將死

陳卓曰客星入南斗五穀不登民相攻

班固漢志曰客星在斗爲水爲饑

武密曰客星入南斗獄官憂

李淳風曰客星犯南斗其國必亂

陶隱居曰客星守斗第二星水災人相食若色赤入斗兵起將死

石申曰客星入南斗多盜賊五穀貴

漢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東可四尺占曰爲水饑其五月渤海水大溢六月關東大饑民多餓死瑯琊郡人相食

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三月客星在南斗至六月乃沒占曰有客有赦是後司青兗雍冀常有兵役十二年正月大赦八月又大赦

彗星犯南斗

天文錄曰彗星出南斗則其國有謀入南斗中有火
燒寶

天文總論曰彗星出南斗入犯其國主憂

武密曰彗星出南斗有火災

孝經雌雄圖曰彗星出南斗宮中失火

荊州占曰彗星出斗下謀上

陳卓曰彗星出南斗王者病諸侯不通

李淳風曰彗星入南斗大臣謀叛

武密曰彗星出南斗其分有兵亂

字星紀南斗

天文錄曰字星出南斗其國有兵

天文總論曰字星出南斗其國憂疾

李淳風曰字星入南斗下謀上

武密曰字星入南斗臣下叛

大象旁通曰星字于南斗其國大饑一曰星字南斗

穀不入口

古今註曰星字南斗謂民饑
五穀不熟故曰穀不入口

陳卓曰星字于南斗中其國有兵憂亦曰大臣奪主

柄又曰強臣震主亦君弱臣強之象也

吳孫權五鳳元年冬十一月星茀于斗牛間至二年

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之衆西戰于樂嘉

晉武帝太康八年九月星孛于南斗長數十丈十餘日戒占曰國有大憂一曰孛于斗王者疾病天下易政大亂兵起至太康末帝耽宴遊多疾病而嗣永平初諸王舉兵天下大亂

晉成帝咸和四年七月有星孛于西北犯南斗二十三日戒占曰爲兵亂十二月郭默殺江州刺史劉胤荊州刺史陶侃討默斬之時石勒又始僭號

流星犯南斗

天文錄曰使星從南斗走北其國有赦令

天文總論曰流星入南斗有使來中國

武家曰流星出南斗大臣有出使者

李淳風曰流星犯南斗宰相有憂春犯斗天子有壽

夏犯斗有水災秋犯斗則相當黜陟者冬犯斗魁

大臣逆

乙巳略例占曰流星入南斗蠻夷來貢一日大臣入

賀天子若流星赤如炸火或赤色出斗者大臣死

若色入斗中相死

鄭真曰流星從南斗出有赦令

後周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乙酉有大星東入南斗
光明燭地占曰斗為吳是月常孝寬拔壽陽和國
公亮拔黃城梁士彥拔廣地陳人退走於是江北
盡平

雲氣犯南斗

天文錄曰蒼白氣入南斗則多風赤氣入斗則旱出
南斗有小兵從之黃白氣潤澤入南斗四方諸侯
有來見天子者出斗天子有使諸侯

天文總論曰白雲氣入南斗者雨

武密曰赤氣曰南斗兵起宮廟有大黑氣奄南斗主

病五色氣奄斗吳有兵

魏高貴鄉公永元元年十一月白氣出南斗側廣數丈長大將軍母丘儉等據淮南叛景帝討平之

乾象通鑑卷第四十三

河間府免解進士

國朝

聖旨編

列舍牽牛前論

牽牛統占

牽牛所主分野度数

牽牛所管星

日蝕牽牛

日暈牽牛

月蝕牽牛

月暈牽牛

月犯牽牛

牽牛統占

傳曰牽牛六星天之閼梁主犧牲之事一曰天鼓

其北二星曰即路一星聚火又曰上一星主道路次
二星主閔梁次三星主南越搖動變色則占之

甘德曰牽牛星明大王道昌天下安寧

荊州占曰牽牛星明大則牛貴細微不明牛賤

卻萌曰牽牛大星亡則大牛多死小星亡則小牛
多死又曰牛星始出色黃則大豆賤赤色則小豆
有蠱色青則大豆貴

黃帝占曰牽牛星直者糴賤曲者糴貴

陶隱居曰牽牛星爲七政始日月五星起於牛星遠
漢則牛貴星明亦貴星暗小牛賤入漢中牛多疫

大象旁通曰牽牛星乃天之閼梁國祀之犧牲亦主道路

故星傳曰牽牛乃七政所始謂日月五星必起於此
矣星不欲明大而貴明潤星貴光澤而不喜出怒
角若星明潤而光澤見天下和平年穀豐登星光
浮而數動搖其野閼梁不通道路多阻亦主南越
有小兵

古今星釋曰牽牛星明大而出怒角及失本色期一
月有七政之變天子當出德令以解之然其下有
暴兵閼津阻道不通

陳卓叙占曰牽牛主犧牲之事星明大則牛貴十倍星微明則牛賤上一星亡則道路有阻次二星亡則梁有兵起次三星亡則南越有兵變六星俱亡其國有內亂亦曰國有兵喪

牽牛所主分野度数

傳曰牽牛六星八度距中央大星去極一百一十度半在赤道外一十九度半

舊經牽牛距中央大星去極一百六度

唐一行測牽牛距極一百四度

天文錄曰牽牛所主分野屬臨淮外國黑山三大部

落并九小國

牽牛所管星

天田星在牛南其北星入牛五度

羅堰星在牛東其北星入牛五度

九坎中三星在牛南其北星入牛三度

天梓星在牛東南北列其南星入牛三度半

敗水星在觜辰西南其北星入牛二度

天津中三星入牛六度

匏瓜星在牛北其西觜二星入牛七度

周星其西星入牛六度

越星入牛五度

齊星入牛七度

趙星其西星入牛五度

離珠星在牽牛北其西星入二度

日蝕牽牛

天文錄曰日蝕牽牛有相使巫祠祀求幸於王者

天文總論曰日蝕在牛其國兵起戒在后妃婦女禱

武容曰日蝕牛其國有叛臣亦曰有彊臣震主又曰

下僭上

大象旁通曰牽牛主閔梁亦曰犧牲日在牛蝕主國

尚淫祠亦主淫巫害風教又曰犧牛倍貴

古今通占曰日在牽牛蝕從上始者其國尚淫祠以祀邀福百姓尤甚犧牲絕市日在牽牛蝕從下始者閔梁有急兵亦曰大盜四起道路不通日在牽牛蝕從中始者其國將棄祀

古今註曰蝕從中始者是猶黑子然黑子亦中蝕也

陳卓叙占曰日在牽牛蝕幾既其國有兵起禁達道路中隔不通

河圖遺書曰日蝕牽牛在晦不在朔主國尚祠祭犧牛暴貴又曰淫祠害風教日在牽牛蝕在二日不在朔主南越有暴兵起

廣古今占曰日在牽牛蝕春甲乙日其國有野將為
亂夏丙丁日蝕牽牛主閔梁有兵火秋庚辛日蝕
牽牛主南越有兵起冬壬癸日蝕主國有祿言以敗
風裕四季在戊巳日蝕牽牛則其國有急令亦
主土功百姓勞怨

日蝕牽牛

天文總論曰日暈牽牛陰國有憂兵暴起

張平子通例曰日暈牽牛再重內黑青外赤白旁有
恠雲相奄覆者主道失臣道勝亦君弱臣彊之象
古今通占曰日暈牽牛開口旁無他象者期五日不

有飄風必有驟雨若旁有恠雲往來暈口中其國
牛貴農夫力耕

河圖遺書曰日在牽牛暈一重至五重者國旱民饑
若暈七重及十重者其國絕祀一曰犧牛不用國
禋祀

陳卓叙占曰日在牽牛暈內赤黃外青黑旁有恠雲
如足布貫暈者其國有急兵亦曰兵四起人居有憂
廣古今占曰日暈牽牛上有白虹貫之者南越有兵
憂亦曰天子有內憂若暈上有冠氣者當以色占
之色黃則吉色青言憂色白言急兵色黑言有陰

謀色赤言牛貴十倍

大象旁通曰日暈牽牛其野有兵憂若暈旁珥者
小喜若四珥色多赤黃者勝

一行游儀後論曰日暈牽牛內有黑氣奄日不見或
日中有黑子者皆主人君匪德國將滅亡之象

月暈牽牛

天文錄曰月蝕牽牛其國叛后妃夫人姪甥有黜者
天文總論曰月蝕牛其分饑有陰謀

井德曰月蝕牛其國兵起

武密曰月蝕牛中央星有陰謀

大象旁通曰月在牽牛蝕幾既其國有女喪亦曰閔梁不通道路中隔

陳卓叙占曰月在牽牛蝕從上始者國失承祀月在牽牛蝕從下始者道路不通有兵爲亂月在牽牛蝕從旁始者主南越有兵憂亦曰陰國有憂

廣古今占曰月在牽牛蝕幾既者其野陰貴人有憂若月蝕牛旣天晦暝不見星至曙者其分大臣有匿謀

大象旁通曰月在牽牛蝕非其月其下有大臣竊人主權亦曰人君內弱政在彊臣

河圖遺書曰月蝕牽牛不在望又非其月主南越暴
兵起亦曰天下中隔閼梁不通分裂之象也

月暈牽牛

天文錄曰月暈牛則小兒多疾病牛羊貴若月冬
三月暈牛則百四十日有赦不赦則爲賜爵令
天文總論曰月暈牛則牛多暴死將有謀
武密曰月暈牛有水災

李淳風曰月暈牛則女子貴

却萌曰月暈牛五穀不成

黃帝曰月暈牛有暴兵將死

荊州占曰月暈牛牛羊貴

陶隱居曰月暈牛損小兒

李淳風曰月暈牛牛多暴死

巫咸曰月暈牛中央大將被戮

大象旁通曰月在牽牛暈期三日有急風雨不然犧
牲暴貴

廣古今占曰月暈牽牛與歲星合者其國有喜慶
事月暈牽牛與熒惑合者其分有兵喪一曰主將
有匿謀月暈鎮星合者道路有阻其國中隔亦
曰有姓勞怨有離心月暈牽牛與太白合者其國

大饑民轉爲盜亦主閼梁不通月暈牽牛與辰
星合者歲大水其分有水患殺戮城邑溺人民百
姓流亡道路不通

陳卓叙占曰月暈牽牛一重至五重者其陰國有
貴女憂一曰後宮惡之若五重外及十重者有女喪
河圖遺書曰月暈牽牛一月再暈其分有暴兵若一
月三暈至暈五者其國有奇禍大人當之

張平子通例曰月望暈在牽牛其野小兒多死傷

亦主牛羊疫癘月上弦暈在牽牛其國商賈

音佐不

通閼梁阻月下弦暈在牽牛其國有憂一曰有急兵

乾象通鑑卷第四十四

河間府免解進士臣李季奉

聖旨編

列舍牽牛後論

歲星犯牽牛

熒惑犯牽牛

鎮星犯牽牛

太白犯牽牛

辰星犯牽牛

客星犯牽牛

彗星犯牽牛

孛星犯牽牛

流星犯牽牛

雲氣犯牽牛

歲星犯牽牛

天文錄曰歲星入牛則諸侯有失期者 四十日

至九十日則天下和平道德明四夷來朝中國

天文總論曰歲星守牛色潤而明大則越來獻寶貝

珠玉

武密曰歲星留守牛則牛多疫死

李淳風曰歲星守牛則陰陽不和五穀傷

陶隱居曰歲星逆行久守牛則有水災

荊州占曰歲星入牛貴人多死臣謀其主歲多寒民

饑又曰虎狼害人小人多死

陳卓曰歲星守牛萬物不成人民病六畜賤

石申曰歲星守牛農人死於古今註曰謂退行者如是也

海中占曰歲星守牛東不利小兒守牛西多風雪守牛

南多死牛羊守牛北民多流亡饑餒滿道路

却萌曰歲星守牛東春牛孺守牛南夏牛孺守牛

西三尺歲大旱守牛北五尺歲大水

却萌曰歲星逆行守牛其君不受親戚古今註曰逆行守牛謂失度如是也

李淳風曰歲星犯牛吳越獻金銀者古今註曰謂相考七寸之四而光澤者咎也

明四夷朝中國一曰歲星守牛農人於野陰

陽不和五穀多傷古今註曰歲星守牛謂變色者如此

陶隱居曰歲星久守牛人臣謀主君逆

有水

災道路不通

古今註曰謂久留而不去者此也

武密曰歲星留牛為破軍殺將牛多疫

荊州占曰歲星逆行牛宮中有火亦曰後宮有憂
大象旁通曰歲星不循軌度及失四時常色犯牽牛
者其國有破軍殺將亦曰被斥逐亦主以

亦曰大將以坐法

熒惑犯牽牛

天文錄曰熒惑入牛中四月則越主憂羅貴犯守之
諸侯多惑熒惑居陽有喜居陰有憂入牛中央或

出守牛之南二十日則有大赦

古今註曰一人而出此而守之為順守者以此

天文總論曰熒惑久守牛其分人饑有火災

陶隱居曰熒惑守牛則有老臣叛牛貴

古今註曰謂逆守之者如此

却萌曰熒惑出牛春旱烱水若犯牛其國之君必外

其大臣

古今註曰熒惑之出春烱非其時也占曰失臣者

陳卓曰歲星犯牛臣謀其主

古今註曰謂不循軌度而逆犯之亦曰犯中央大星

海中占曰歲星犯牛諸侯多病

古今註曰謂自下而犯中央者以此

却萌曰熒惑舍牛河津閼梁不通

挺輔佐曰熒惑居牛陽有喜居牛陰有憂

古今註曰陽陰北天曰

陽前陽

後也

井德曰熒惑守牛六十日兵起牛車用

李淳風曰熒惑守牛有犧牲之用若守四月越主死糴

貴多火災若犯留守牛有破軍殺將

石申曰熒惑守牛大臣叛五穀不熟

武密曰熒惑守牛大人有疾兵起

李徐曰熒惑守牛破軍殺將

古今註曰牛南為主情中失星為大將熒惑南犯而抵中

夾者其占如是也

大象旁通曰熒惑逆犯入牛中其國有兵喪亦曰為

急兵為大喪

陳卓叙占曰熒惑失度倚牛前為大人疾疫熒惑失

度倚牛後為女主憂入守中央大星其國無君亦曰
為內亂

宋武帝大明三年熒惑久守牽牛占曰兵起大臣叛是
年皇弟竟陵王誕據揚州反遣沈慶之斬之貶其
族為留氏

鎮星犯牽牛

天文錄曰鎮星犯牛有土功事守牛則大赦天下鹽
貴牛馬死

天文總錄論曰鎮星守牛其分多忠臣義士 天下
有急令守牛南大臣惡之守牛北

事類彙編卷之四

註曰守牛謂順度而守者如是守牛南為大南
守牛北為大北皆失常也故其占之如此

陶隱居曰鎮星守牛賊臣謀主有失土之

註曰不循

執度而逆
守之也

陳卓曰鎮星守牛犯牛有土功事

海中占曰鎮星守牛有雨雪人民疾牛馬病

紂萌曰鎮星逆行犯牛有盜賊

武密曰鎮星守牛南天子憂守牛北則庶民憂

大象旁通曰鎮星不循執度及失四時休王常色犯

守牽牛者其國有土役民多勞怨因以失天下心

國棄祀

陳卓叙占曰鎮星逆行失本次犯牽牛中央大星其野有兵憂亦曰大臣以兵叛主又曰有彊也

河圖遺書曰鎮星失行犯牽牛凌久而不去者國失忠臣亦曰君失臣

古今星釋曰鎮星守牛中央星久而又犯之其國有死將亦曰有亂兵若乘之久而復去去而復久居之者南越有內亂亦主有死君若鎮而守牛久而復凌犯之其分有奇禍大人當之

太白犯牽牛

天文錄曰太白出入留舍三十日

天文總論曰太白入牛車馬在道

和萌曰太白留守舍牛臣為亂

海中占曰太白守犯牛諸侯不通又曰袂言無已

荊州占曰太白入牛有兵謀人多死

李淳風曰太白入牛天下牛車用若入牛留守之將

軍失其衆大人死若犯牛為破軍

武密曰太白守牛國有大兵若犯牛其國易政

陶隱居曰太白守牛地氣洩有兵起城下人多死災

李佺曰太白犯牽牛將軍失衆若守牽牛中主起兵

大象旁通曰太白經天犯守牽牛者其國有破軍殺

將亦曰國失賢將天下亂

陳卓叙占曰太白逆犯牽牛因晝見其野有更王亦
曰大將以兵叛主又曰兵潰殺主將

一行游儀後論曰太白失度及失常色其野有兵憂
亦曰急兵起南越

大象旁通曰太白逆犯牽牛及留宇之久而不去者
其國大人有憂亦曰國失賢將

梁高祖太清三年正月癸卯太白犯牽牛占曰國易
政二年帝崩

辰星犯牽牛

天文錄曰辰星乘牛有犧牲之事守

分民饑

天文總論曰辰星犯牛則五穀小登守之牛疾疫

古今

註曰辰星順度犯牛主五

穀小登失守逆犯者不然

陳卓曰辰星守牛則破軍殺將臣謀主貴人多死

古今

註曰辰星逆守牛中央大星占曰臣謀主下犯上破軍殺將大人有憂也

却萌曰辰星犯牛民多死喪

荊州占曰辰星犯牛閔梁不通

陶隱居曰辰星常以冬朝於牛當朝不朝為失律

二時不朝為失政三時不朝來年五穀不豐大水為害

古今註曰辰星朝牽牛於冬不朝為大失律政曰如焚或常以十一月受制于太微宮此為古說膠柱宜以歷數推測之無失也

大象旁通曰辰星逆行失度犯牽牛者其國大水災毀城邑弱人民禾稼為魚餌亦曰五穀亢魚腹

廣古今占曰辰星逆行失度守牛久而不去者其國有臣謀主亦曰大臣有陰謀

河圖遺書曰辰星失常也不循軌度入守牛中央火星其國大人有憂亦曰南越有奇禍大人當之

客星犯牽牛

天文錄曰客星入牛諸侯客有來出牛居諸侯以四足為幣色赤言兵色白言

色青言有憂色黑言凶

陶隱居曰客星守牛則有兵起

古今註曰客星守牛則兵主起

武密曰客星出牛則地動牛馬貴三倍守牛則越

有犀象獻中國

古今註曰客星守牛言越獻犀象獻者謂色黃潤者以此

井德曰客星守牛越國兵起

海中占曰客星出牛牛多死者若犯牛有犧牲之

事

古今註曰國多祭祀則客星犯牛故有犧牲之事者亦是意也

却萌曰客星舍牛臣謀其主五穀不登

陶隱居曰客星守犯牛三十日有兵起

李淳風曰客星守牛盜賊在江海歲多水

武密曰客星守牛越有獻象於中國者又曰牛馬貴
漢明帝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主吳越後廣陵
王荆與沈涼楚王英與顏忠各謀逆事覺皆自
殺之

後漢順帝永建六年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氣長二尺
餘西南指色蒼白在牽牛六度客星芒氣白為兵
牽牛為吳越後一年會稽盜賊曾於等千餘人燒
句章殺長吏祀四十九縣大掠民吏

彗星犯牽牛

天文錄曰彗星出牛有兵糴貴牛死字

石 曰彗星行歷牛中

兵起

殺之兆

大象旁通曰彗星如掃帚牽牛則國君

有

改王若彗本在牛中央則南越受禍

陳卓叙占曰彗星拂牽牛主除舊寘新之象牛為
亡政之所始而彗出之其國死君亦國有大兵喪
茲亦除舊寘新之象也

河圖遺書曰彗星如尺練光芒若火炸拂上星者其
國有兵變亦曰吳地有兵起

張平子通例曰彗星指牽牛南二星光芒相奄者
其國下謀上一日彊臣脅主又曰政在彊臣

漢章帝建初元年八月庚寅彗星長二尺所入牽牛
三度積四十日稍滅牽牛為吳越是時阜陵王延
興子男魴謀反大逆無道得不誅廢為侯

漢哀帝建平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日傳曰彗
星所以除舊寘新也牽牛乃日月五星所從起歷
數之元三正始彗星出之改更之象也乃牽牛出
久者為其事大也其六月甲子夏賀良等建言當
改元易號增漏刻詔書改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
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刻漏以百二十月
丁巳悉復蠲除之賀

有王莽篡國之禍

魏少帝正始元年十月乙酉彗星犯牽牛 牽牛

吳越分二年吳遣三將寇邊吳太子登卒六月
宣帝討諸葛恪於皖太尉滿寵薨

晉永康元年十二月彗星出牽牛占曰牛者七正始
彗出之改元陽號之象也明年趙王倫篡位改元
尋為大兵所滅

孛星犯牛

天文錄曰孛星出牛糴賁

天文總論曰孛星出犯守牛則吳越兵起下當有事

立者後三年自當滅

李淳風曰孛星出牛則牛大貴或死

陶隱居曰孛星歷牛吳越有自立為王者出牛七十餘日有更改之象

陳卓曰孛星出牛有改元易號之象糴責牛多死
武密曰孛星出牛四夷兵起邊境侵中國人主憂

流星犯牽牛

天文錄曰流星干牛則大將出期百八十日

天文總論曰流星出犯牛有四足蟲來敵

武密曰流星色赤入天

命於

星所以占四方

李淳風曰流星犯牛王欲改事春夏犯

乙巳略例曰流星黑色入牛牛馬疫色黃牛馬見盛
後魏獻文帝太和二十三年六月辛未流星出牽
牛占曰民流亡至景元元年北鎮十七州民饑流亡

雲氣犯牽牛

天文錄曰蒼白氣入牛則多疾黃白氣入牛畜息
黑氣入牛則牛多死

天文總論曰赤氣入牛有兵

武密曰蒼白氣橫貫牛有兵喪除舊布新之象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五月有蒼雲橫貫牽牛占曰除
舊布新之象至二年孫琳以兵圍宮廢吳主孫亮

乾象通鑑卷第四十四

乾象通鑑卷第四十五

河間府免解進士臣李季奉

聖旨編

列舍須女前論

須女統占

須女所主分野度數

須女所管星

日蝕須女

日暈須女

月蝕須女

月暈須女

月犯須女

須女統須女

傳曰女四星天之少府也須女賤妾之稱職之卑也

星鑽曰女星主布帛裁制嫁娶也

井德曰女星明則天下大豐女功有儲大國亢富星小不明則下虛空國裁不足

鉅萌曰女星明則女功昌星小不明則法令易詩書滅絕

古今星釋曰須女四星主賤妾之象婦職之最下者也星明濶則女功有絲枲以爲事后親蠶以先女功天下不約而勸星暗及小明女功不脩布帛貴天下多淫多風人倫盡廢

陳卓叙占曰須女貴明大不喜小明星明大而光澤

者勝星小明而不見者凶星踈圻則女功不以絲枲

想星切
麻也

爲事以奢侈爲心星就聚則國多倡俳一曰賤

妾衆

大象旁通曰須女星貴明潤則國多貞女烈婦星移
亦曰國多女喪

河國遺書曰須女光浮而數動搖及变色者巫女以

祆言惑衆听亦曰國尚祆言以賤女爲巫師

以祆言惑衆聽亦曰國尚祆言以賤女爲巫師

張平子通例曰須女天之少府亦主布帛制衣裁嫁

聚之事四星俱出怒角則賤妾有暴貴者不見

而小明主布帛貴婚姬不以時也

女宿所主分野度數

須女四星一十二度距西南星去極一百五度在赤道外一十四度

舊經去極一百四度

唐一行測須女去極一百一度

天文錄曰須女所主分野屬海口外國豎矮女國祀國并九小國

須女所管星

秦二星

代二星

韓二星

魏一星

燕一星

晉一星

楚一星

鄭一星

瑤瑜三星

司命二星

司祿二星

司危二星

司非二星

天津九星

日蝕女宿

天文錄曰日蝕女宿則宮中有使巫祝祠禱以求
貴幸者爾

天文總論曰日在女蝕主越分饑

陶隱居曰日蝕在女中其邦有憂患

井德曰日蝕須女邦有女憂天下女工不為

武密曰日蝕須女戒在巫祝后妃禱祀

却萌曰日在女后妃疾病

大象旁通曰須女乃天下之少府也主女職之卑

賤者也日在女蝕旁有兩珥者有暴貴賤女亦

曰有倡俳入宮

陳卓叙占曰日在女蝕從上始者賤妾犯貴女亦曰

后妃失勢賤妾受寵日在女蝕從中始者是猶

黑子然黑子亦中蝕也主其國有內亂一曰政歸婦

河圖遺書曰日蝕須女幾既後宮有變憂又曰嬪御有被黜亦主後宮有陰謀事露坐法

古今星釋曰日蝕須女在晦不在朔主賤妾干朝政
一曰政出女主日蝕須女在二日不在朔主後宮
兵起亦曰賤妾受君賞

一行游儀後論曰日在須女春蝕甲乙日後宮妬忌
賤妾夏蝕丙丁日後宮有陰謀亦曰後宮災烓蝕
庚辛日後宮有兵起四季蝕戊巳日人君更造後
宮興土役亦主後宮以巫祠求主幸者

後漢順帝永和三二年十二月戊戌朔日有蝕之在須

女十一度史官不見會稽以聞明年中常侍張達

等謀譖皇后父梁商欲作亂推考達等伏誅也

後漢安帝元初六年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幾盡

地如昏狀在須女十一度女主惡之後二歲三月鄧

太后崩

古今註曰星盡見春塔掃曰日蝕既居行無常公輔不修德表狄強侵萬事錯亂李氏家

書李印上書曰陛下祿畏天威懼天變克己責躬傳訪羣下咎皆在臣力小任重招致咎徵去年二月京

師地震今月戊午日蝕夫至尊莫如天天之變莫大

乎日蝕地之戒莫重乎震動今一歲之中災異兩見

日蝕之變既為尤深地動之戒擅言最醜日者陽精

君之象也戊者土主任在中言午者火德漢之所承

地道安靜法當坤陽今乃專恣推動宮闕禍在蕭牆

之內臣恐言中少有陰謀其陽下圖其上進為逆也

災變終不虛生推原二異日辰行度甚為較明譬猶

指掌宜於京闕之內如有所疑急推破其謀無令得

或修政恐懼必答天意十月辛卯日有蝕之周象所
忌乃為亡徵是時后妃用事女子稱今戊午之災迫
相似類上深納其事建光三年鄧后崩上收考中人
趙任等辭言地震曰蝕任害中竟有廢立之謀印乃
自知其言驗也

日暈女宿

天文總論曰日暈女則後宮有憂有霧氣

武密曰日暈須女後宮有囚廢者一曰女主憂

陳卓叙占曰日暈須女再重內赤黃外青白其下

有喪亦曰賤妾凌貴后

張平子通例曰日暈須女五重及七重已上者後宮

爭訟亦曰有廢后

海上通占曰日暈須女旁有兩珥內有黑氣者後宮

陰殺無辜亦曰女主有陰謀

大衆夢通曰日暈須女內白黃赤外蒼中有黑氣奄
日者其國以巫祝妖言為是淫巫專恣無君以干
時正

河圖遺書曰日暈須女日中有黑子暈旁有黑雲氣
奄日者后妃被廢後宮有用巫祝淫祠以求貴幸者
又曰天下有淫風倡佻入禁庭

廣古今占曰日暈須女則后不親蠶天下不務女工日
暈須女無他變者布帛貴婚姻失時天下多淫風

月蝕須宿

天文錄曰月蝕女則宮中巫祝呪咀禱祀以求幸事
當有點者

天文總論曰月蝕女則其國女主憂女工廢
武密曰月蝕女則有兵一曰旱

石申曰月蝕女國有憂女工不為國多游女

大象旁通曰月蝕須女后妃惡之若月蝕幾既者其
國有廢后亦曰後宮亂又曰禁庭有急兵

古今通占曰月在須女蝕從上始者后妃不親黻黻以
先女工不承祭祀以奉祖考故月蝕須女從上始

也月在須女蝕從下始者賤妾有暴貴者亦曰有
立后月在須女蝕從旁始者賤祝以妖言惑主聽亦
主宮中巫祝禱祠以求主幸者

一行將儀後論曰月在須女蝕既天晦不見星者國
有喪亦曰有被黜貴女

河圖遺書曰月在須女蝕在望其國女主擅權亦曰
后族專政恣傲無君卒致大亂

張平子通例曰月蝕須女非其月其國有失寵女
主亦曰有失勢后妃又曰後宮亂

廣古今占曰月在須女蝕不在望旁有黑雲翳月者

政出房幃天子拱手

月暈須女

天文錄曰月暈須女則寡婦多死風起有兵

武密曰月暈須女兩重及三重女主崩又曰后妃被廢
李淳風曰月暈須女兵進而不聞有兵謀不成

古今星釋曰月暈須女其國多寡婦亦曰多游女若
兩軍相軍當月暈須女有風則不戰無風則不利
先舉者

京房外傳曰月暈須女再重及五重者主後宮有疾
疾亦曰嬪御多病

大象旁通曰月暈須女與歲星合者后犯有儲嗣之
慶亦曰受天子寵賜月暈須女與熒惑合者後宮
有匿謀亦曰有妬忌女月暈須女與鎮星合者女
主尚奢侈不務節儉又曰女功廢月暈須女與太
白合者其國有急兵亦曰后族以兵叛天子月暈
須女與辰星合者其國女主有陰謀亦曰使巫祝
禱祠以固主宰

張平子通例曰月暈望在須女主後宮惑扶言以害
內政月暈須女在上弦日主內政不修月暈須女在
下弦日主倡俳入禁庭

月犯須女

天文錄曰月犯女其國有憂將軍死

天文總論曰月犯女女子憂病

武密曰月犯女有變有兵不戰而降亦為帛布貴為

女工廢有女令

河圖帝覽嬉曰月犯須女天下多女患

郝萌曰月變須女有兵不戰而降又曰有嫁娶之事

古今註日月變須女謂居須女而失故常也故曰有變色

李淳風曰月犯女有女惑之事

河圖遺書曰月犯須女行則道者后妃失勢月入須

女倚女前則布帛貴月入須女倚女後則女工廢若
順度居須女中則后妃親蠶以先女工當崇婦以正
天下亦曰內政修

大象旁通曰月逆行女中天子宮空又曰月逆行失度以
犯之主徙後宮此其所以空之也

陳卓叙占曰月失行及失度犯須女後宮有憂若犯
字之其國多寡婦亦曰有兵喪

晉孝武帝太元二年七月戊辰月入女占曰大臣死八
月征西將軍栢溫薨

晉哀帝興寧元年十月丙戌月奄太白在須女占曰

天下靡散一日災在揚州三年洛陽沒其後栢溫頌
揚州資實北討敗績死亡太平

乾象通鑑卷第四十五